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野火春风斗古城/李英儒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99.3 重印  
(红色经典)

ISBN 7-02-002626-5

I. 野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6303 号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348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6.75 插页 2

196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1999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印数 10001—20000

定价 20.20 元

# 第 一 章

## —

深夜时分，在一条羊肠小路上，老梁领着杨晓冬政委在快步走着。老梁穿一身青色粗布棉衣，腰间系着红色牛皮带，上面斜插着金鸡圆眼大机头的盒子，棉衣瘦得裹身，两个袖口挽的挺紧，加上他那矫健而轻快的步伐，使人感到他是个手脚利索头脑灵活的人，打起仗来准是把好手。

他一路上老是拉开杨晓冬政委一段距离，为的是能在前面侦察情况；遇到意外，免得他所保护的首长遭到危险。

起初，他们踏着冰硬的小路；后来，又踏着路旁的衰草。将要进村的时候，躲开笔直的大道，钻进村旁的树林。林木大多是榆、柳、桑、槐；时届严冬树叶早已脱尽，光秃秃的枝桠，杂乱地伸向天空。老梁蹲下来听了听，四下没有动静，便站起来，照旧拉开距离，朝村庄走去。当他刚要横跨过路的时候，听见有人喊叫：

“站住！什么人？”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老梁反问时，发现前面村头路口趴下五六个人。他像狸猫般敏捷，一个箭步窜到道旁一棵大树背后，趁势拔出腰间的手枪。

这些动作，更使来人紧张，但他们仗着人多势众，又欺对面是孤身一人，便放开胆量，“浑小子，也不打听打听你到了什么地方，这是东亭镇！”

听说东亭镇，老梁知道来的必是东亭炮楼上的一帮特务。这些家伙，黑夜里成群外出，说不定又要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。于是一股怒火涌上心头：“龟孙子们，你们眼睛，耳朵也聋。没听说过姓梁的神枪手？”

“你是武工队的梁队长！”为首的特务发慌了。

“正是他老人家！”艺高胆大的老梁，侃侃而谈，并不把这些人放在心上。

“不要耍蛮，我们有一个班，你占不了便宜。”另一个特务壮着胆子说，偷偷抬头看梁队长身后有没有伙伴。

“梁队长，今天狭路相逢，可是碰巧的，我们可不是专找你的麻烦。依我说，双方都有公事，咱们两方便好不好？”为首的人又说。

“那你们必须赶快退回去，今天通夜不许出门！”

“我们可以退回去，君子一言为定，可不许背后开枪。”特务们夹着尾巴走了。

这一段谈话，杨政委听得十分清楚。心里暗想：“只当他是普通的警卫交通员，想不到他在敌人面前还有这么大的声威呢。”

在村外停了几分钟，他们从另一条道进了街。街口有紧闭着门板的商店，有散发着药味的中药铺，小贩摊的货架，打铁的风箱都摆在露天里。杨政委站在一家写着“骡马大店、草料俱全”的屋檐下，等着老梁去找向导。不久，老梁像押犯人

一样，把个伪保长押了过来。这个家伙，嘴里直嘟囔：“光是带路，我另派个人不行吗？”

“别说废话！”

出村不远，就看到封锁沟，他们踏着棉花地朝沟边前进。棉花秸茬早风干了，枝杈上还偶尔挂着雪白的棉桃，想是辛勤种地的主人，为了避免招惹是非，草草收割，把它们拉下来的。伪保长迈上沟沿，指着深不见底的封锁沟说：“两丈多深，直上直下，哪能过呢，等到天明，化了装从炮楼口走吧？要不，插翅也飞不过去。”

杨政委走过来，想对伪保长作动员说服工作。

❶ 梁队长作了个制止的手势，扭转头说：“爬沟、过楼任你挑，出了差错，这第一颗子弹是给你准备的。”

伪保长无可奈何，改说炮楼附近沟浅，也能通行，就怕被敌人发觉。梁队长说不怕，叫他领路奔炮楼走。

接近炮楼处，果然沟浅，且有行人踏践的小路。这时可以清楚地看到炮楼里的挂灯。伪保长带着发抖的声音说：“同志们听，楼上正打牌，趁这机会，你们快过吧！千万别出声响。”

梁队长根本不理睬他，先帮助杨政委过路，在背静地方给他找了休息处所，返身扒住沟沿，突然亮开嗓门喊：“伪军们听着！现在，抗战进入第六个年头了，你们还给鬼子当看门狗呀？我今天挺忙，只说两句话：你们已经对人民做下了很多坏事，赶快低头认罪，给自己留个下场，要再执迷不悟，留心武工队的神枪。”话音未了，他举枪啪的一声，那盏明亮的挂灯给打灭了，黑暗的炮楼上吓得死一般寂静。伪保长伏在封锁沟对面，一动也不敢动。

杨政委称赞说：“好准的枪法呀！”

老梁有些得意，说：“将来叫我遇见敌人大头面人物，照样这么一枪。”

不知什么原因，过沟之后，老梁的步子越来越快了。经过一段急行军，一个村庄显现在眼前。这时候，寒风比以前更加刺骨，远远地听到时隐时显的鸡声，大地漂浮着一层水雾，村庄被烟霭弥漫，好像浸沉在水里。月亮从雾帐后面升起，红晕晕的，活像谁从东方地平线上挑起个大红灯笼。这个村庄的出现，使梁队长止不住的高兴起来。过沟之前，他几乎整夜都沉默无言，现在，话板多了。杨政委知道这儿不是老梁的故乡，老梁为什么这么高兴？可能是因为冲过了封锁线？

他们从北面进了村。西高坡上有矮矮的三间土房，周围用秫秸堆砌。若不仔细看，不晓得这里还有人家。老梁很熟悉地搬开两个秫秸捆，照着山墙，按照暗号敲击。敲到第三遍时，听见有人的轻轻咳嗽声。时间不大，门开了。一个头发蓬松手掩襟怀的女人，把他们让进去。梁队长领先朝里走，到屋之后，像在自己家里一样，伸手摸出火柴，点亮灯，看了看炕上睡得正香甜的孩子，然后扫了扫炕，拉下条棉被，叫杨政委上去暖和一会儿。杨政委确实疲乏了，刚躺下，眼睛就睁不开了。朦胧之际，听到外间有说话的声音，声音低而沙哑。他竭力尖起耳朵，听到下面的对话：

“我在这儿休息一天，行不行？”说话的口气，好像小学生向老师请假。

“不行！”女人说的挺干脆。

“那你可得早些过路去呀。”

“急什么！等我把这位首长送到内线以后再说。”

“孩子能带过去吗？放在这边没人照管哪！”

“这些问题上你少操心。拿着个男子大汉，偏这么婆婆妈妈蝎蝎螫螫的。”

杨政委奇怪了。这是梁队长同女房东在交谈吗？想起老梁同志在路上喝退特务枪打炮楼那股威严雄壮的劲头儿，为什么在这位女同志面前这么服服帖帖的？正琢磨着，他们进屋来了。梁队长发现杨政委没睡觉，表情有些不自然。一面叙说周围的情况，并给他介绍这位女同志，说她的名字叫金环。杨政委说自己叫杨晓冬，趁着说话，一面向金环瞥了一眼，见她年纪不过廿四五岁，面色微黄，身材纤瘦，两眼显得聪颖机警，但是隐藏着一股子泼辣和傲气。金环知道客人的身份职务之后，很大方地同他说话，说她家里只有她们母女两人，没有多余地方，希望首长不要见外，就睡在炕的那头。并说这地方已近敌区，不像老区边沿经常拂晓被包围，可以放下头睡。万一敌人来查，她笑着说：“你就说是俺孩子的爸爸，新从外面回来的。”听到这句话，客人有点犹豫，偷眼瞧了一下这条不太宽敞的土炕。梁队长看到他的神情，解释说：“都是自己的同志，没说的。你请安歇吧，我该走了。”杨政委冻得还在发僵的手，被梁队长攥的麻酥酥的。

女主人送梁队长出去，很久没回来。杨晓冬也未能入睡，生活变得这样快，使他脑子里一时转不过弯来。三天前，他以地区团队政委兼县委书记的身份，在靠近津浦路的一个重要县份，召开县区党政军民负责干部的联席会议，由他传达上级党对一九四三年的工作指示。会议还没开完，接到地委机关

转来的加急电报，要他立刻接受新的工作任务。到了地委机关，地委书记说，上级决定调他搞城市工作。他提出把会开完再走，不料接他的这位老梁同志立马追风要他动身，声言要他去见军区的肖部长。两天三夜，从津浦线来到三百里外的平汉线，来到敌人统治下的省城的边沿。这座省城，曾经磨炼过他的青春；这儿几十里外的千里堤旁，曾是他出生的故土。多少往事啊！他正要从头回忆，身旁的小孩翻身咬牙挑被，这一来，把他的思路打断了。看了看俊俏的小女孩，轻轻给她擦了擦被角。这时候，女主人还没回来。根据刚才他对他的态度，作了一些没有根据的猜想，多少有些不放心。后来想到老梁那句：“都是自己的同志”的话，才肯定了女主人的政治身份。“同志”是多么亲切的称呼啊！靠近敌区遇到同志身份的人，说明党对他已经做了妥贴的安排。心里一舒服，就睡着了。

轻微的拉风箱声和燃烧豆秸的哔剥声，把杨晓冬从梦中惊醒了。他轻轻翻转身，隔着半撩起的门帘，看到灶门吐出的红亮烟火。火光映照下，女主人比昨天夜里鲜气多了。若不是她拦腰系着白围裙忙来忙去的淘米切菜，你不会认为她是家庭主妇，倒像是一位盛装的客人。头发早已梳得整齐净亮；凸鼻梁，长型脸，脸上擦了一层白粉，再不显微黄。眼睛比昨天夜里更加明亮。上身穿的是银灰薄棉袄，下身是藏青棉裤，脚下穿的是白夹鞋。从举止到服装，给人的印象是：身材适中，衣服可体，走路轻灵。处处显得洒脱干练。

杨晓冬急于要同这位闻名未见的肖部长会面，草草吃了早餐，就催金环出发上路。金环说：“别忙，先向你交代清楚。比政治，我服从你的领导；走路进城，你得听我的。”杨晓冬点

头应从了。他们要去的地方，是伪军驻扎的河头镇。今天正逢四九大集。按照金环的意见，杨晓冬换好便服，抱着小离儿；金环提着小包袱，打扮成夫妻走亲模样。沿着集镇大道，两小时以后，走到了河头镇的东寨口。

寨口蹲着两个冻狗似的伪军。金环回声嘱咐说：“沉住气，伪军不比特务，他们多半是有眼无珠的。”不料行至跟前，冻狗拿枪挡住金环，调皮寻隙地问她往哪儿去。金环说是回娘家去。伪军用猥亵的腔调指着杨晓冬，问她：“是一对吗？”金环把脸一沉，说：“谁家没有男婚女嫁的。”说着，拿出自己的“良民证”来。伪军们放他们进入寨口之后，金环有些显示自己地对杨晓冬说：“凭他们这两条看门狗，想咬人哪！气恼了我，找他们顶头上司，把狗日的饭碗敲掉喽！”

喧哗嘈杂，似乎要把村镇架到空中似的。杨晓冬蹲在一家冒着乳白蒸气的豆腐脑棚子旁边，等待金环的消息。中午时分，金环从人群里钻出来，朝杨晓冬点点头。后者跟着她，穿街过巷，走到一所很僻静的宅院里。金环说：“事情变化真快，肖部长前天已经走了。他给你留下一封信。”

信是毛笔写的，字体很熟，写着：

晓冬，我亲爱的老战友：本想与你作彻夜长谈。昨晚，接到平原区党委来信，要我参加一个紧急会议，因而只能笔谈了。

我俩一别九年，你的消息，石沉大海，为寻找打入省城搞地下工作的社会力量，我查看县团以上干部档案，无意之中，发现了你的名字，我是多么高兴啊！这项工作，要算你是最好的人选了。当即发电报请示。军区党委批准了我的建议。这就是说，党要求你，从一个曾经任过团政委现任县委书记的领导干部，立刻以失业市



民的身份，打入到敌占区去。组织配备给你的兵马并不多：外线由城郊武工队梁队长援助你，金环负责外线交通员。这种交通员至少要有两名。我们建议请伯母大人担任这一角色。你如同意，希望你顺便回家看看她老人家，并动员她参加这一工作。地方党委认为她在政治上是很可靠的。内线力量有高氏叔侄。高老先生的合法身份是参议。他侄子高自萍在伪市政府工作。给他们作交通联系的人叫银环（她是金环的胞妹，她们姐妹都是党员）。此外，我想你应该找到老韩同志的后代，看他们是否还住在省城。你就依靠这些力量，去同省城的三个敌伪头子：多田总顾问，伪省长吴赞东，伪治安军司令高大成和他们率领的全部敌特人员作战。对你来说，敌人是强大的，更是凶恶的。但应该知道，真理和正义在你们一边，你们背后有党和人民的支持。今天，你是携带着革命种子去拓荒。革命种子播在沦陷区人民的心里，必然要开花结果。那时节，再强大的敌人，也是甘拜下风无能为力的。……

下面是敌军分布概况和特务组织与活动的情况。杨晓冬暂时没阅读这些资料，急忙翻到最后一页，看到签字处写的是：老战友赵肖峰。

杨晓冬看到这个签字，笑了。金环低声问他：“你跟肖部长熟识？”

杨晓冬说：“提起来话就长啦！……”

## 二

一九三〇年，杨晓冬进了省城师范学校，他是一个靠母亲纺线供出来的穷学生，以同等学历考入了官费的高级学府。初入学，什么都新鲜，什么都称意。例如像茶炉上叫敞着口儿喝

开水，他就很满足。同学们星期假日逛公园逛市场，他根本没有这些兴趣。他最喜欢的是念书。每天下了课，他在图书馆看到天黑，图书馆关门时，他才出来。有一天，他去借梁启超的《饮冰室文集》，没有借到，图书员给他找来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。他看得挺入迷。从此，他所看的书，都是由图书员给他找。这位图书员就是赵肖峰。日子长了，不知不觉的，他同赵肖峰成了好朋友。

一个星期天的早晨，他跑到图书馆。老赵还没起床，在他枕头底下压着一本书。他很想知道老赵读什么书，并想试试自己能不能看懂。轻轻抽出那本书，跑到校园的假山石上；看见书皮上写的是：《共产党宣言》。他惊奇地掀开书本，一口气把它读完，感到全书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反转头来，还想看第二遍。抬头一瞧，太阳已经西下了。

把书放进衣袋，朝回走，星期天的图书馆冷清清的不见半个人影。他悄悄地走近藏书室门口，听见里面有响动，推门进去，发现屋里除赵肖峰外，有两个是叫不上名字的同学，另一个是打钟的工友老韩。“老韩怎么到这地方来？”他迟疑地想掏书，又怕不方便。注意到他的神色，老韩摘下耳朵轮上夹着的半截烟卷，划根火柴点着，吸着走了。两位同学说是来借书，随便捡了两本，也匆匆走了。赵肖峰看见他掏出那本书，问他对这本书的意见。他说：“书太好了，看了这本书，我也愿意当个共产主义信仰者。”

赵肖峰说：“信仰共产主义，光读书不行，必须要实干。”

“怎么个干法？”

“你跟他学习！”赵肖峰指着老韩的背影。从此，他又认

识了老韩。

在一个春天的傍晚，赵肖峰叫杨晓冬请假跟老韩一块上街办点事。这是个飘着雪花的晚上，街灯很暗，行人也稀少。他们穿街过巷，走到一家印刷厂的后门口。老韩刚走到门前，门立刻开了，像有专人等候似的。开门人和老韩握过手，也没说话，即转身回去。一会儿，搬出两捆书。老韩背起大捆就走，杨晓冬便抄起那捆小的跟上。回到图书馆，老韩才告诉他背的是传单，准备在后天省城庙会散发的。

庙会那天学校放假，组织春季旅行，杨晓冬接受了跟老韩一块散传单的任务。清早，他将传单藏掖在衬裤里，外面用皮带扎紧。到庙会上，他躲开同学，独自溜到山门口。在那里，老韩早已等候多时了。两人走到背角处，老韩先交给他一迭商标，要他把传单压在商标底下，然后划分了散发区域，指定了集合地方，并教他怎样躲避宪兵警察。为了教杨晓冬，老韩先作示范：只见他嘴里念叨着什么“丸散膏丹”，一页页地向外散发；到了人稠的地方，他的动作骤然加快了，白色传单像一群白鸽子从他手中飞出来。杨晓冬又羡慕又钦佩，心情更是激动。他不再逗留，按照所分配的路线，也散发起来。可是他的动作，又吃力又慢，心里扑通扑通的，仿佛每次向外散发一张，就有人抓住他的胳膊一样。越散越沉不住气，最后，把剩下的百来张传单，一下子投向围着少林会的人群里。他很快隐蔽了。传单突然从空中抛下，夺了少林会的场子，大家趋步去抢，争先阅读。有人默读，有人朗诵，有人揣在怀里。忽然，一个公教人员模样的人，提高嗓门说：“这是共产党的宣传品！看一眼都要杀头的。”说完话，他像从手里摔出个大蝎子

似的扔掉了宣传品，带头跑开了。片刻，人净场光，连少林会耍武术的也撒了腿。空旷的广场上，只剩下没拿完的传单和闪闪发光的剑戟刀枪。

杨晓冬随着人流跑到河南，在集合点——钓鱼台同老韩会了面，心里还在不停地乱跳，同时又感到从来未有的兴奋和满足。

半个月以后的一个深夜，国民党派了十几个宪兵，窜进了学校，逮捕了两位教员和三名学生。杨晓冬听到宪兵追问被捕人中哪一个姓赵，便急忙跑到藏书室给赵肖峰送信。赵肖峰急得顾不上穿衣服，从窗子里跳出去，藏在锅炉房的水池后边。特务们走后，杨晓冬又给赵肖峰送来衣裳，趁着天色未明，把他送出校外。

第二天，赵肖峰领导同学组织了请愿团，坚决要求释放被捕的师生。反动当局置之不理，师范同学便列队游行，沿途散发传单，张贴标语，把蒋介石投敌卖国的一切勾当痛予揭发。市政当局恼羞成怒，当天派出大批军警，把师范学校包围得水泄不通。同学们更加气愤，宣布无限期罢课，誓死营救被捕师生；同时，对包围学校的步兵七连展开了宣传争取工作。杨晓冬参加了宣传队，被选为分队长。他领着十几位同学，骑上学校围墙，对着墙外士兵，用《满江红》的调子唱他们自己编的歌曲：

二月雪天，  
被捕在师范校园，  
一个个被拳打脚踢锁引绳牵  
要问犯的什么罪，

为爱国家锦绣江山。……

以后又编了《告士兵弟兄》之歌：

士兵弟兄仔细听！  
枪杆为的保人民，  
打日本鬼是英雄汉，  
残害学生挣骂名。

……………

争取士兵工作有了显著成绩：他们不刁难同学，让同学们随便出入，送粮送菜；有的人还帮助学生们买大饼油条。事情做的不机密，被特务发觉了，把七连调回营房，连长撤了职。九连接七连的防，又派来一个宪兵分队。他们提出最后通牒：“限三天内交出赵肖峰等三十名同学，其余学生全部解散。”同学们听了，十分气愤，全体都加入了武装大队，拿着刀枪木棍，同军警隔墙对峙。一天晚上，老韩找到杨晓冬说：“情况很紧急，校里的米面眼看就要吃完，派你今夜给赵肖峰去送信。去时我送你。回来要有困难，找我儿子燕来帮助你。”

更深夜静，鸡不叫，狗不咬，这时，杨晓冬带好给赵肖峰的紧急信件，和老韩一块走到钟楼。老韩迈了几步，在钟楼左边砖槽上，用力掀开上面的铁篋子，回过头来，拍着杨晓冬的肩膀说：“这儿底下是污水沟，外人都不知道它的底细。出口在校墙外的河坡上。去吧！全体同学的希望，都寄托在你的身上。……”

同老韩紧紧握过手，杨晓冬心急火燎地钻进去，先用脚尖

抵住沟底，然后伏下身向前爬。沟里凉气袭人，还有股腥酸味。爬了十步，身底下礁渣砖头多起来了，他猜想是到了校墙。心里很紧张，仿佛军警就蹬在自己脊背上。不顾礁渣扎手，使足了力气，加快速度，恨不得一步爬出去。忽然咯噔一声，脑袋撞在什么硬东西上。头撞晕了，眼睛直冒金星。他停下来摸了摸，原来是铁篦子卡住出口。费了很大力气，推开铁篦，才钻出来。不远，有一座小石桥。“桥上有站岗的吗？”他问着自己，不由地停下来。听了听，没有动静，又沿河爬下去。刚爬上东坡，听到桥上有人问：“口令！”他撒腿就跑。凄厉的枪声，朝他背后射击过来。

这天中午，他拿着赵肖峰的信往回走。绕到原来的地方，远远的看见两个士兵在桥头上站岗。糟糕，敌人已经堵塞了回去的道路。赵肖峰说过，信若不能在白天送到，就耽搁了晚上的行动啦！正在没有办法，忽然想起老韩的话，马上转身快步朝城里走。走到菊花胡同，打听到韩家住在大杂院里。他走进韩家那间小屋，看见一个五十来岁面色黄瘦的老太太，老太太背后藏着一个怕生的四五岁的小姑娘，炕沿前站着个男孩子，面庞清秀，眼睛灵活，腰挎书包，手捧着玉米面饼子。他知道这就是老韩的男孩子韩燕来。他向老太太说明了来意，没等妈妈答应，韩燕来把书包往炕上一扔，拉着杨晓冬就朝外走。等妈妈跟出大门时，他们早已拐过菊花胡同口。

路上，杨晓冬把严重的情况和艰巨的任务慢慢告诉他，试探他有没有勇气送信。不料这孩子半点也不怕。出城之前，先找了个背静地方，把杨晓冬的信接过来，掖在他的衣兜里。到西关后，两个人围着学校绕转了一周，到处都有军警把守，不

用说人，就是一只鸟儿，也逃脱不了他们的眼睛。后来，绕到靠近护城河的西北面。这儿校墙陡立，墙外河水很深，把守的人也比较少。韩燕来说：“我浮水过去，爬到挨墙根的柳树上，把信投过去。”杨晓冬说：“浮水，我刚才也想过，问题在于你一下水，就被人家发现了。”他说着，发现靠河北面有一座茶馆，为数不多的茶客们，坐在水面的茶亭上，有的向外看水，有的打瞌睡。他心里一动，领着韩燕来进了茶馆。两人要了壶茶，边喝边等机会。约喝两杯茶的工夫，茶客渐渐走了。韩燕来早已盯准茶亭外面那个伸向水面的小平台，当茶炉工友刚从那里挑走一担水，他向杨晓冬交换了一下眼色，目测了达到校墙的距离，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去。不久，对面墙根露出了韩燕来的脑袋。他是多么灵巧啊！攀着一棵拳头粗的小树，活像个狸猫，三抓两挠，扳住墙头。当他向墙里跳的时候，杨晓冬的心也跟着跳，活像韩燕来的双脚从空中跳到他的胸脯上。再也喝不下茶水，眼睛死盯着韩燕来爬墙的地方，希望他赶快出来。越等越不见动静。正焦急中，听得枪声连响，眼看二十米外的河水里，子弹溅起浪花的地方，韩燕来像只水鸭一样，浮过岸来。他边游边向茶馆摆手，杨晓冬会意，便匆匆从茶馆躲开。

这天夜里下两点，距最后通牒三小时前，全体罢课师生，突然向外猛冲，与包围的军警展开了激烈的搏斗。老韩率领三十名同学，先打冲锋，后作掩护。为了拯救多数，老韩和他的三十名战友流尽了自己的鲜血。冲出重围的同志，受到党的掩护，当夜把他们作了安置。有的派赴平津，有的送往乡下，有的隐蔽在本城。这就是蒋介石宪兵三团血洗省城师范

的大惨案。从此，杨晓冬失学了。但他在政治上更坚强了。不久，他就参加了共产党。抗日战争爆发，他被派到平原根据地。……

“我们是老战友，一别快十年了。”杨晓冬用怀旧的心情说，“赵肖峰同志的身体可好？”

“你说的是肖部长？”金环纠正着他的话，“身体够好，久经风霜苦险，跟你一样，老胡子老脸的啦！”

“呵！”杨晓冬苦笑着，笑她说话的坦率，“我想给他写封信，告诉他咱们就要进内线去。”

“信我已经写了一封，你看行不？”

杨晓冬接过信，念了一遍，发现文字通顺，字体也还清秀。心中暗想：这个女同志在政治上文化上都不简单哪。他重新打量了她一眼。便征求她的意见说：“有你这封信，我暂时不写了，到里边去了再说。当前的事，你看怎么办好？”

“我去城郊打个前站，一切搞妥当了再来接你。”

杨晓冬不愿独自留在敌人据点里，乘势说明自己离家很近，愿意同她做伴出发，顺便回家瞧瞧（他没提动员母亲作交通工作的事）。金环听了十分高兴：“原来你是本地人，口音不大象呵！好，等我把小离儿安置安置，咱们随后动身上路。”

### 三

黄昏以后，他们到达千里堤坡，订好见面的时间地点，杨晓冬便同金环分了手。只身夜间走路，感到有些不安。这一带，虽说离家不远，敌情可不够清楚。至于地形，他心里有底：



顺着长堤，经过四座石桥，就是他的故乡古家庄。哪知走不到三华里，就发现迎面堤坡修有敌人的炮楼。他一时情绪紧张，快步离开堤坡，深一脚浅一脚，时间不大就走得满身是汗。内衣湿透了，冷风一吹，凉得浑身发抖。这时，天色阴沉，抬头不见星光，地下没有道路。心里一急，连方向也辨不清了。“两只脚走遍南北几千里，家门口迷失路途，你是思家心切吗？镇静些嘛！”他给自己下达命令后，便停住脚步，索性蹲在地下。看到前面不远，土埕高起。靠近土埕一边的枯草根里，发现残存未化的雪糝。他会心地点了点头，知道积雪是背向太阳的地方。为了证实这一论断，伸出掌心试了试冬夜的风向，更加肯定了自己的信念。他站起身来，毫不犹豫地大踏步前进，就像在他要去的前面，有谁同他争夺什么似的。

又走了五六里路，迎面的坟茔里，出现了成行的柏树和石人石马。这是他熟悉的柏树坟。跨过它，再有两节地就到家了。顿时心明眼亮，手轻脚快，忘记了疲劳。古家庄虽尚未看见，但被他感觉到了。骤然间，周围的环境使他感到异常亲切。眼前冰封冻裂的土地，使他感到温暖软绵；脚下的枯枝草芥，使他感到轻柔美丽；几堆土丘，赛过名园胜景。故乡的魔力是多么大呵！

杨晓冬怀着一颗沸腾跳荡的心，走到古家庄村边。为了警惕，他伏在村东口地上，小心地听了半天，确实没有任何动静，才傍着堤坡，向家走去。

家门口，他亲手栽的那棵槐树，已经三手粗了。他双手攀树，爬上墙头，用脚尖试着，轻轻落地，他站到院中了。漆黑的窗户，很像土房的眼睛。看见窗户，犹豫开了：